



西 冷 橋 畔

胡 雲 翼 著

北 新 書 局

1 9 3 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421B

西  
冷  
橋  
畔

胡  
雲  
翼  
著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557957~~

甘以清流蒙黨禍，

恥爲亡國作詩人！

## 題記

最近我付印一本中秋月和一本西冷橋畔。中秋月不過描寫一種實際的  
痛苦生活，不足以代表我的文藝思想；能夠代表我的文藝思想的，便是  
這本西冷橋畔和將要付印的洞庭秋。在這兩個小冊子裏面，不但說了我所  
要說的話，並且表現了我的性情和人格的全部。不過，我應得向讀者申  
明，我不是一個作家，尤其不配說是革命的文學家；這些作品不過受了偶  
然悲憤的刺激寫成的小頑意而已。我又不能不感謝我的朋友謙冲君，當我  
那篇酒後發表時，他告訴我，他讀了三次便流了三次眼淚，勸我肆力於  
創作；還有金陵大學的同學們讀了我的作品，寫信來願和我作朋友；當

珠兒的祖母在小說月報發表時，也接着幾個不相識的朋友來信的獎勵。因此，我便打起精神陸續寫成好幾篇，編印成冊。原已定為少年中國學會叢書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後來我又因中華印刷遲延和不美觀的細故索回來了。又復重新編次，將篇幅較長的洞庭秋一劇另印單本，其餘的各篇便全編在這本西冷橋畔裏面。

我不願多說話了，一切指摘與欣賞，都讓給讀者的權力吧。

十六年八月末日，胡雲翼於南京何家花園。

# 目次

1. 老鬧捕房附近……………一
2. 酒後……………七
3. 珠兒的祖母……………三五
4. 西冷橋畔……………六三
5. 支那婦人……………九一
6. 愛神落在誰的髮上……………九五
7. 炸(一)……………一三三
8. 炸(二)……………一四一

( I )





## 老閘捕房附近

學生會命令她到公共租界老閘捕房的附近，運動外人住宅的女媽罷工。

他爲她這件事思索了一夜。學生會的計劃，是要叫公共租界外人住宅的傭工，女媽，官廳的雇員，巡捕房的華捕，自來水，電燈，電話，郵局的工人，一切交通機關的勞動者，一律罷工。斷絕租界內一切的供應。這個危險的計劃，想在三十小時內完全實現出來。最可怕的，是老閘捕房的附近。那裏住了許多高等英人。巡捕房爲加意保護他們，安設了重重

的電網；炮車，手槍隊，在汽車上面安設了機關槍，印捕來往梭巡。工部局爲預防猝然的暴動，又下令給與無知的巡捕以「華人暴徒，格殺勿論」的驚人的權力。現在學生會便命她到老閘捕房附近去運動女嫖罷工。

他是渴望這個計劃實現的人，他是她幸福的幫助者，他也不願勸她避免這個危險，讓她笑他的卑怯。但是，無知的女媽，蠢然的印捕，無情的手槍……

上午七點三十五分各隊出發的時間到了。他去看她，見了她那特異的裝束，忍不住笑了！她化裝一個中年婦人，兩隻乳峰隆起很高，穿着一件陳舊了長到膝頭的毛藍女衣，臉上塗了煤灰，好像剛從工廠裏出來。她的髮原是剪了的，却裹上一層黑布。他們有的裝作老頭子，有的裝汽車

夫，有的裝商店的老闆，有的穿和服的，有的倔強不願意化裝，自然的學生本色，這真是一幕絕妙的舞台劇呢！

她灣過校門口的梧桐樹邊，還轉過面來吃吃地笑。

午飯時候，消息漸漸不好了。工部局又調上了三千英國海軍陸戰隊和萬國義勇隊，把公共租界圍得鐵桶一般。向空際放了幾排槍示威，斷絕行人。

她由一小商店打來的電話說：龐然無用的印捕，極力注視她，實在可笑，她後面已經跟了兩個包探，那是矮而悍的日本人，她已行動自由，已經不能出公共租界一步；但她並不餒氣，她準備五分鐘內，帶那小商店的女孩子去搖英前上院議員包魯的門鈴。

晚邊的消息更緊張了。北京路打傷了三個學生，老巡捕房已經押滿學生和工人，從九江路運動罷市的七個學生，完全被擊斃了。義勇隊開排槍射擊，一粒一粒的小彈子，如花的向華人胸口飛過去。

她還沒有消息。

九時，學生會召集第五次緊急大會，討論第二次出發運動罷工和遊行。會議的聲音嘈雜，在等候外面的消息，調查幹事回來報告的時候，翻開他的日記，蒼然的臉微笑着：本校同學僅僅擊斃了五個。她是死在英上議員包魯住宅的門邊。主席輕輕地宣布全場靜默了五分鐘。

天主教堂的莊嚴的基督神鐘，藉微風吹過來鐘……鐘……的聲音。遠遠一個賣報童子，在黑暗中，發出悽慘之音，喊賣「人權報」

「救國日報」！全場完全陷入深夜的靜默裏面。



## 酒後

(對話劇)

時間 黃昏時分

地點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住宅

人物 杜一萍 董筠秋夫婦

杜 (醉意很濃) 筠妹，我醉了，再不能喝啦，呀，醉了，醉了。

董 (微笑) 不行喲！「勸君更盡一杯酒。」

杜 這又不是我們分手的離筵，這又不是「西出陽關」的時候，爲什麼要更盡一杯呢？筠妹，你記得唐詩：「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

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首詩何等的悲壯！要真個是醉臥沙場的時候，我也願意痛飲葡萄酒美酒呢。

董 不對，不對，古詩不也說「今朝有酒今朝醉」嗎？萍，你的酒中英雄那裏去了？

杜 呵，消失了，消失了，筠妹，今晚我甯願是個失敗的英雄，不願做酒中的好漢。……呵，醉了，真喝醉了，你看我的臉紅得像血一樣，你摸摸我的胸膛狂跳的利害呢。我的大腦有些暈，心裏好像有一塊石頭壓住，苦悶不堪。呵！真醉了。其實，要不是今晚，要不是病後，筠妹，不是我誇口——我也怎麼會在你面前誇口——無論怎樣利害的酒，三瓶，五瓶，白蘭地酒，也不會醉着我呀！你還記得在大



學畢業的留別席上，我不是和幾十位送別的同学，對飲幾十大盞我還沒醉嗎？後來你還埋怨我太喝多了呢。我真是酒鬼，我的父親也是酒鬼，記得小時候母親時常指着我說：好孩子，你長大了不要像爸爸那樣嗜酒。呵，母親那裏知道他的兒子也變成酒鬼呢？但是今晚，再也不能喝了，心頭這樣苦悶得像要炸裂一樣，筠妹，饒了我這一遭吧！

董 饒你？呵，你的話太重了，像我這樣一個懦弱可憐的女子，在你愛的羽翼之下的女子，難道敢壓迫你嗎？那裏說得上饒不饒！

杜 筠妹，我們不是在高小的修身課上，便聽過先生講「酒之爲害大矣哉」嗎？難道忘了？

董（憤狀）我沒有讀過，我什麼也沒有讀過，我比一個小學生還不如！我沒有先生，我沒有朋友，我只是一個孤人呀！原來酒的害處，我也不懂呢，我在勸酒是想害你的！我竟是這樣一個心腸狠毒的婦人，好了。

杜 今天晚上，我每句話都是說錯了。筠妹，你不能原諒我是喝醉了嗎？

董 你們男人那裏會說錯話。

杜 你還記得我們去年到西湖蜜月旅行的時候，我在西湖飯店，有一天喝醉了，你不是幾天不理會我，不和我談話，後來我發誓以後永不喝酒才能休的嗎？怎麼今天……

董（搶着說）是呀，我真不懂，你們男人的心理才不是女子所能了解的呢！那時，我不願意你多喝酒，你偏要喝醉，現在我殷勤向你斟酒，你又這樣拒絕我了。真是，男人的心理真不是女人所能了解的，雖然我們相處這樣長久的時間了。

杜 我真是想不出一句話來向你解釋。

董 當然，我又不是咖啡店的侍女，那裏配給你斟酒！

杜 你又說了，我不是自從出獄病了以後半年沒有到過咖啡店一次嗎？

（停了一會）

董 唉，我也不是執意要你醉酒，我從來却是詛咒酒的。可是，今晚我有一句話和你講。

杜 (笑) 什麼話什麼話呀！快講。

董 要求你一件事。

杜 什麼？什麼事呀！

董 (微笑) 請你先允許我。

杜 呵，筠妹，我還有什麼不能允許你的？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所有我的一切都是爲你纔存在的呀！爲你我願意跌自喜馬拉耶之山巔，爲你我願意戰死太平洋的海面，什麼不能允許你呢？

董 阿喲，動不動就是說「靈魂」，「生命」，那樣羞人的肉麻話。

杜 那末，你快些說吧，什麼事？

董 只是一個小小的要求，請你在二十四小時內允許我不離開這屋子，並

且不拆閱三弟的信，三弟今天寄來的一封信。

杜 什麼？三弟的信？呵，我好久就想和三弟會面了，我有頂重要的事和他商量。他爲什麼寫信來呢？恐怕發生什麼事變吧？這幾天外面風潮緊急，「五卅」慘殺案的繼續運動已經擴張極大了，三弟又是感情奔迸，承受爸爸強烈的遺傳性的人，恐怕……筠妹，你還是允許我看他的信吧？

董 (笑) 不行喲，你已經允許我不看了。

杜 (沈吟) 今天，是六月三號不是？筠妹。

董 今天七號呢，日子過的真快！萍，(低聲) 我們結婚快一年了呢。

杜 哦，五卅慘案過去也一週了吧。哦，莊嚴的「五卅」，悲壯的「五

卅」，只看見南京路的槍彈如雨如林，只看見中國國民的血肉橫飛。只聽着外國兵艦的震天的轟擊，只聽着死者的呼喊，呻吟！哦，可敬的死烈，可愛可貴的青年，你們再接再厲唱着進行曲，你們再接再厲的爲正義而戰，你們再接再厲的前仆後起，你們再接再厲的犧牲生命，爲着你們老大的祖國呀！尤其可敬的是那些工友們，那些勞動者們，他們平日沒曾得過國家的半點好處，沒曾享受過國家的半點恩惠，除了壓迫與摧殘外；於今却攘臂而起，爲祖國呼喊，爲祖國流血了。當着這般莊嚴而悲壯的五卅運動裏面，我，在剛才病後的我，畢竟奮興不起來，悲激不起來。呵呵，我的青年氣喪失到那兒去了？我的情感也消失了嗎？筠妹，我怎麼頹廢到這樣呀？

董 自然，這是我的罪過，我不應該和你結婚，以致消磨了你的壯氣不是？

杜 筠妹，你又這樣說了！你總愛說怨自己的話。我的意思是說我缺乏百折不屈的精神，只經過小小的挫折便不行了。誰說是怪怨你呢？你還記得我那次到極危險的廣州，蘇俄控制之下的廣州，去宣傳民族的自決運動，不是你給與我的勇氣嗎？記得那次我向着五萬的廣州市民演說：我們國民應該反對一切經濟的侵略，和文化的侵略，同時更不可忘記反對主義的侵略；我們應該反對白色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也應該反抗赤色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總之，只有中國國民才能決定中國。因為那幾句話畢竟遭了俄人顧問鮑羅廷的忌，而被捕入獄了。

這樣光榮的被捕，完全是你的勸激呢！可恨我出獄以後，大病一場，

把青年氣都喪失了，把奔迸的熱情都消失了。想起我的爸爸，纔該愧死呀！

董  
(默然)

杜 …… 我的爸爸二十歲時便開始了他的革命事業，那年他剛考起官費留學，一到日本，便加入同盟會了。不久便歸國來運動，家裏的人一見都大驚，爲什麼連頭髮都剪掉了？祖父更是憤激，大罵爸爸無法無天。當晚便有人到縣裏去通消息，我的爸爸半晚便逃了。此後便永沒有回家，那時我還小，於今連我爸爸的面貌都記不清了。只是母親告訴我們說：爸爸後來在廣州幾次圖謀舉事，都幾乎險遭不測。有一



次是在廣州城內環和醫院——革命黨的機關——試驗炸藥，不幸爆烈起來，轟然一聲，立刻官軍蜂擁圍上；幸而火藥炸裂，登時燃燒數十家，救火隊趕來救火，在這秩序極紊亂之際，爸爸逃了出來，黨員九人，在試火藥炸死了三人，被官軍捉去四個，還有一個剛剛逃出來便被一粒飛彈槍斃了，結果剩下爸爸一人——天命！——還是不能出城呢！在一個廁所裏面躲了一天，挨到晚邊才逃到一個日本人的家裏，借了一身衣服，化裝日本人逃出城來。這件事，化裝日本人，是爸爸引為終身的恥辱的。那一次更危險了，在廣州的總機關被人洩露後，兩廣總督下令，全城緊閉，搜緝革命黨，格殺勿論！爸爸剛在新民報館草革命軍露布，得着報告的消息，總機關已經炸燬了，幾

十位黨員都被捕，在西門郊外殉節。爸爸立刻逃出新民報館，回頭一大支軍隊已經將新民報館圍上幾十重，用毛瑟槍向裏面轟擊，爸爸急轉向一條小巷子逃走，逃到很僻靜的一堆很深的草叢裏面匿伏着，那是冬天的天氣，在草叢裏伏了一天一夜才敢起來。脫逃到一位德國朋友的家裏，由他駕一輛馬車駛出城去，守城的警士百般根究才放出城，還沒出城幾步，一隊兵便從後面追上來喊捉革命黨，急加鞭狂馳，幸而車上有德國人，後面不敢放槍，也追不上來。爸爸逃到珠江邊便泗水而逃，纔脫險呢！經了這樣的風霜，痛苦驚嚇，又在極凍的江水裏浸蝕，到了香港，爸爸便病深了。幾次病瀕於險，家裏人得了消息，驚駭得只有慘哭，幾次打發人去接他回家，又接連

發了好幾次的電報囑病後即回家，說家中老父衰弱，無人慰侍；老母倚閭望切；弱妻稚子，也須歸來護持。但是，爸爸病後的身軀，益肆力於革命了。唉唉！誰知黃花岡一役，與七十二烈士全爲國捐軀，永遠不能與家庭兒女再見呢！母親講到這裏時，慈祥的眼淚早已流下一堆了，我和三弟也禁不住哭泣起來。三弟拉着我的手向母親悲激的說：「我和哥哥長大了，要替爸爸報仇！」引着母親和我都笑起來，說於今已經革命成功，用不着報仇了，三弟雙腳跳起來。唉！筠妹，你想，誰料到這無數的革命先烈以頭顱換來的中華民國，鬧到這般田地呢！恐怕那些先烈死也不會瞑目吧！前幾年，記得是民國七年，我陪着母親到廣州去瞻仰黃花岡的聖地，致爸爸的祭禮。那

是四月初夏的輕陰天氣，霧雲薄薄地襯着清晨的碧天，溫馨的海風一陣陣從南邊吹來，駕着馬車出了廣州市，一望郊外綠遍的原野，遠遠的望見白雲山了，遠遠地望見萬木環抱的叢林了，遠遠地望見連阡的農田了，遠遠地望見白雲山下的小邱陵了。那不是黃花崗嗎？那不是七十二烈士的墓地嗎？那不是爸爸的紀功坊嗎？我歡呼起來，母親在歡慰中帶着慘笑，我們都站在偉大的墓前頂禮。呵呵，「碧血黃花，」「浩氣常存，」題字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於今又長逝了。筠妹，爸爸的祭日不是在我病中過去了嗎？我總想有一天和你連袂到黃花崗上瞻仰爸爸及七十二先烈的墳墓，但是你總不願意去呢。

董 誰說不願意去喲！去年我們在西湖住了一夏，今年你又在病中，怎樣去呢？我想明年總有機會去了。

（杜董都默然，停了一會）

杜 筠妹，我自己不懂怎樣，我總覺得心頭有一種不能填補的空虛。

董 是呢，我也覺得空虛之感時常在壓迫着，這也許是生活不能安定的緣故。我們不是結婚以來從沒有安定生活過一天嗎？以前那蘊着在我倆的心靈的，戀的幻想，愛的驕傲，都在紛亂的生活裏面消失了，沒有靜止地實現出來。這樣享受的不能滿足，便發生空虛和失望了。

杜 筠妹，你的話錯了。戀愛是能夠圓滿地實現的嗎？不行的，不行的，戀愛只有幻想，只有追求，只有創造；猶之乎人生一樣，人生只

有不滿足的創造，只有理想的追求；愈在生活上努力增加創造的密度，那末愈能夠激起生命的浪花，愈能擴張生命的容量，這是人生的意義。要是創造停止了，追求力消失了，生命也就淹滅了——即使沒有淹滅，也只是活着，沒有生之意義了——有些自作聰明的男女，常常夢想結婚後的怎樣幸福，怎樣平安地來享受圓滿的愛情，怎樣發現愛的神秘，完成愛的幻想。其實，結婚已經是戀愛的墳墓；結婚後的男女，愛情凝成了定型，生活變成了公式；再沒有神秘的想像了，再沒有幻想的追索了，心頭的狂跳——患得患失的狂跳已經停止了，創造愛情的熱力也消失了。我們要是不憑着愛情的熱力還未冷的時候，導引這種熱力向偉大的生命創造的路上去，那末，

孤寂的惡魔便跑來侵蝕我們，在我們的生命上永遠是不能填補的空虛了呢！

|董

.....

|杜

……戀愛是一種驚人的狂熱力，熱力越大，越能夠點起美燄；熱力越大，越能夠激動生命的創造。筠妹，我覺得戀愛應該建築在悲壯的，傳奇的，殉情的變化上面；我覺得戀愛應該建設在壯闊的波瀾上面。

要是為抵抗強權的侵略而戰，為祖國的生存而戰，長槍匹馬，一列列的軍車開向山海關去，在離別的須臾，牽着他愛人的手壯歌賦別的時候，那便是愛的偉大了；要是在血肉紛飛的戰場上，痛飲敵人之彈，負傷運回陸軍醫院診治，當那瘡痛徹骨的時候，睜開眼睛一看，

自己的愛人慘然的笑容，穿着紅十字縞白衣裙站在旁邊殷勤看護，撫着瘡口裹住的白布輕吻，那時便是愛的偉大了；要是爲正義而奮鬥，爲國民而呼喊，爲自由而戰，不幸戰敗而被逮捕，軍警押到刑場臨刑的時候，最後三分鐘，和他的愛人吻別，數千羣衆同揮眼淚，那時，也是愛的偉大了吧！

……

董 | 杜 |

筠妹，那你總不會忘記的，我們都在大學念書時，記得是前年，美烟公司發生風潮，我們同去運動烟廠工人罷工，你去向女工演說，我去向男工演說。一次無效，二次無效，三次無效，我們拚下多少眼淚，焦了唇舌，終於數千工人都呼喊罷工神聖。我和你牽着手，那



是我第一次握着你溫馨的手，回到學生會報告時，筠妹，我們多麼禱祝愛的驕傲喲！於今，我們要重新攪起奔迸的感情，我們要追回消逝了的青年，我們要為生活而猛進，搏戰，燃起生命的光燄。筠妹，你以為怎樣？

董

（默然無語）

杜

你為什麼老不說話呢？我的話也太多了。

董

我想……………喲！可怕。

杜

怕？沒有什麼！

董

不知道怎樣，那邊教堂的神鐘，特別是今晚，極散緩的叮噹叮噹的聲音，彷彿是一個矍鑠莊嚴的老人，在嚴厲的告訓我一般、

杜 你太幻想了，——聽！

董 （傾耳聽是賣報的聲音。）

杜 是小孩子賣報的聲音。

董 爲什麼喊得那樣悽慘而緊迫呢？

杜 已經快十二點鐘了，還有人賣報？恐怕發生什麼意外？（驚狀）

董 我去買一張來看看。

（董出門去，只聽賣報童子呼喊「公理日報」，「血報」，血報聲極慘痛，俄董攜報入。）

杜 什麼事？什麼事？

董 哦喲！看特別緊急新聞：「公共租界又演大流血矣！！本日下午一時學

生聯合會在公共體育場召集第三次大示威運動，不期而集者數萬人，二時整大隊出發至公共租界繼續示威遊行演講，未及南京路即被海軍陸戰隊將大隊解散。但各小隊仍然進行演講，勸告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巡捕陸續捕去學生工人數百，捕房爲之滿。工部局遽令英軍開放機關槍射擊，立斃數十人，傷者無算，呼聲震地！」第二欄緊急新聞：「遊行示威大隊在南京路解散後，各校分隊進行。某學校學生數十人列一隊在福州路演說，高呼收回租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爲巡捕所壓迫，方在相持之際，義勇隊立至，不警告而開槍射擊，斃七八人，重傷二十餘，其詳俟續報。」

杜  
(臉色慘白)看第二版重要新聞：『新世界重演大慘劇!!!下午三時南京

路各小隊羣衆又結成一大隊，數約萬人，向前遊行。義勇隊以羣衆不退，又開機關槍射擊，羣衆進而又退者再。某大學學生一隊約三十人退至新世界門口，因受巡捕過分的壓迫，竟以空拳與巡捕械鬥，爲巡捕圍攻，三十人竟無一生還者。其中有某君奮勇異常，身受重傷，猶高呼『收回租界』『救我祖國』不已。聞某君係某大學高年級生，姓杜氏云云。』

董 (驚駭) 哦！誰？

杜 (慘狀) 這一定是三弟了，這一定是三弟了，無疑的。

董 看他的信就明白了，我悔不該不要你看三弟的信。上帝，我禱祝這是不確實的消息。

杜筠妹，請你允許看三弟的信吧！

董（慘然無語，急拆開信，念下去：）

親愛的二哥：

五卅流血，悲憤無言！

二哥，我們中國真是劣等應該淘汰的民族嗎？我們國民真是奴隸的劣根性嗎？我們忍看同胞在外國人的槍彈底下血肉橫飛嗎？我們忍看神胃的土地作外國軍隊的戰鬥場嗎？二哥，雖然有許多人譏笑我還是宗法社會的思想，但是我們的情熱已經禁不住百度的沸騰了；雖然有許多人譏笑我是狹義的愛國者，但是我已經再不能冰冷下去那心頭的狂燒！呵呵，「國事千鈞重，

頭顱一擲輕，」這是爸爸的遺言。於今是我奉行遺言的時候了。我希望死在匯豐銀行的同時火化裏面，我希望死在工部局的同時炸裂裏面；但是，假如死在巡捕手裏，假如死在無知的巡捕手裏，還說什麼，那還說什麼呢？

二哥，請你記着，爸爸死於革命，大哥死於革命，於今你的幼弟又爲國而死了。我的死實在沒有很大的意義，不能算得死重於泰山，但是像我這樣的能力薄弱者，也只能這樣報國吧。二哥，你是無論怎樣不能輕死的，你死了杜氏一家不是孤絕了嗎？並且你半年牢獄，重罹大病，也需要長期的修養；我雖不能再獻力於哥哥，筠嫂淑善，必能成就二哥的大業。現在已經一

句鐘，學生會已經發佈第二次集隊的號令了。別了，二哥！死生契闊，夫復何言？伏期爲國努力！

你的三弟死訣上書。

| 杜 唉……………(臉色慘白)

| 董 (掩面) 萍哥，我完全誤解了，到於今我才了解你是這樣火熱，比火山還要熱烈的青年，我才知道你們兄弟都秉受極強烈的革命的遺傳性。在我們沒有結婚前，我是愛戀你那芬芳的人格，和超絕的天才。結婚以後，我總是抱着女子愛圓滿的愛情和幸福的企圖，但是我們的生活却輕易在紛亂裏面消磨了。自從你出獄大病以後，我便想趁此不問外事，能夠在家庭裏面平安地生活幾年，所以雖然五卅慘案

發生，我也不願意告訴你；三弟寫來的信，我明知帶來不好的消息，總不願意給你看，爲的怕你憤激起來。今天下午南京路的消息，早就驚駭得嚇人了；我爲防止你的動作和憤激，雖然我素來詛咒酒的，何況你那樣病後的弱軀，也只好拿酒來迷醉你。哦哦，萍哥，我完全誤解你了，我悔不該這樣的自私自利的企圖，我真是一個卑怯生活的女子呢！你纔是真的戰士，你兄弟們纔是革命的戰士，萍哥！

杜 呵呵，「國事千鈞重，頭顱一擲輕！」爸爸的遺言。

董 唉……………

杜 呵呵，南京路已經點着魔鬼的毒燄，那兒展開了美麗的圖案；呵呵，我要去瞻仰死者的遺容，我要去狂飲三弟的血。筠妹，我再不能不



炸裂了，呵，魔鬼在笑着招手呢，那不是爸爸？那不是爸爸？去，去呀！

（杜拔門出，不反顧。董慘極而悲。）

董 我也跟你一塊兒去吧，萍哥。

（董亦推門出，室內寂然無聲，電燈黯然，只聞賣報童子又由遠而近喊賣「公理日報，」「血報，」聲音更悲慘了，壁鐘正指着十二點）



## 珠兒的祖母

一

他的夫人淑華，牽着他幼年的姪珠兒，送他走到了大門口，他忍不住掉下幾點兒女的眼淚。

他囑咐她，不要驚醒了媽媽，她已經是六十多歲的風燭殘年了，決不忍見她孤獨的愛兒，遠離膝下，讓她好好的安睡；待她醒來，只說他赴友人的約會去了，兩三天就得轉來。並希望她善事他的母親，他又囑咐她，他幼年的姪，是祖母的愛孫，是他哥哥嫂嫂的子遺；這個可憐的失

了父母的孤兒，也要她加意憐恤。他又摩着珠兒的頂，叫他努力用功，不要荒廢了學業，將來國亡了時，要讀書也沒有讀國文的機會了。並且囑咐他，不要像叔父這樣的無用，將來一定可以繼祖父，父親未竟之大業。他的妻和姪都大哭起來。他擒着眼淚，牽着姪的手，和她接了一個深長的吻。便囑她們進去，看她們進去之後，他還在門口癡望：他望着那祖宗幾百年遺留下來的老屋，他望着那經過朝暎暮雨削蝕了的朱漆大門，他又望着他祖父手植的兩株老柏樹，流下兩行眼淚。

他不得不離開老屋，回頭還望了幾望。他從一條小巷子裏轉去，太陽已經打得很斜了，反照在屋簷上。這樣「斜陽古巷」的情景，也使他悵惘。穿過幾條小巷，再橫過一列小街，已經出了這小市。他望着站在斜

陽底下的小岡，小岡前面包圍着一個不滿十里的周村，中間一個不滿五百人家的小市，這樣古樸的風俗，這樣誠實的鄉民，實在可愛。他覺到恐怕此生此世，再不能回到這麼蔥秀的故鄉來了，又不免掙着幾滴淚！

他越過幾畝禾田，田裏的禾苗全部枯死了。前面已經是山道，在山道中走了十來里，已經聽到石溪市車站之火車聲，「轟——隴！」「銳！銳！銳！」

從石溪市到P埠的火車，是晚上十一點半鐘開車。現在還只有五點半鐘。早呢，車站裏還不會有一個搭客。只見一列列的軍車，向P埠開駛去。原來是裝煤炭的車輛，鎖枷着一列列赴戰的兵士，倒的倒在車板上，趟的趟在包袱上；在極沈默的氣息裏面，還聽着有人拉長細音，唱支南

方的小曲「你愛儂來儂愛你……」，還有的却儘力注視窗外，癡癡地，也許是在想他的妻兒。他們都沒有笑容，也沒有氣力，只頹然地趟着。幾個黃軍服的排長，或是連長？也呆呆望着大空出神。一眼望去，那灰黑的很髒的車箱裏面，只有擦得光光的槍和小刺刀，在空氣裏發亮。車角上豎起討逆軍第（？）支隊的大旗。這已經是第十四次的軍車了。

——又要戰了吧。

這個輕翳的感覺，在他心裏偶然想起，立刻消逝下去，如同一張白紙。

太陽早已歸了海藏，落晚的明霞，襯托大空的明媚；溫馨的夏風，

輕輕吹來，感覺無窮的清爽。他覺得有些餓了，便使勁兩條腿，向車站左側一箭路的一家酒館樓上去，叫了一盤鯽魚，一盤青椒炒牛肉，還一樣豆腐湯和三兩燒酒，一個人自斟自飲。

「先生，這樣孤飲不大寂寞？讓我來替你斟酒。」一個妓女走來。

「我自己還能夠斟，謝謝你！」

「唱一支什麼本地小曲聽聽？」

「國都要亡了，還唱什麼小曲！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他一半對着自己說。

「先生，錯了，這是我們的飯碗。我想亡國未見得比不亡國還要壞，不亡國我們却可以不做妓女嗎？」

「亡了國還要做亡國奴呢！」

「亡國奴比妓女還要壞嗎？聽說洋人耍妓，花的錢多。」

「什麼？錢多？我極難聽你的話。」

「我來替你斟酒。」妓女站近他些。

「站開！呵，酒已經完了。」

「再來幾兩白玫瑰？」堂倌。

「不要了，不要了。呵，我已經吃得這樣醉！我還要去炸……」

「炸什麼？你去炸什麼？」妓。

「呵！我要炸掉我自己啲！我要炸掉我自己啲！」

「醉了，他醉到這樣，如同瘋了。」妓向着堂倌笑，一半是嘆氣。



他本已有幾分醉意，偶然脫口說出「炸」字，猛地一驚，醉意已經去掉大半。他忙穿好外衣，給清館帳，走下樓來。臉上還有些火熱，心頭有些燒。大約這已經是八點多鐘的時候，離開車不遠了。

車站裏也有了稀稀的幾個搭客，最末一次的軍車——第二十八次——剛纔已經開去了。車站壁上，新貼着很大的佈告。

逆賊口口背叛中央稱兵構亂本總司令素受

元首知遇奉令討賊爲國爲民義無反顧誓滅此朝食用奠國是功成引  
退以謝國民

討逆軍總司令李定元

他呆呆看了一會佈告，又起了一層輕翳之感。

——真是要戰了！

——討誰的逆，誰不是逆呢？

——國民要一致聯合對外，他們偏要內爭。

——這是靖國，還是亂國呢？

「買報！」「買報！」「救國報！」「救國報！」一個小學生擎着報，口裏喊着走過來。

「先生，買張報看看？救國報。」

「不要，不要，身邊沒有零錢。」

「這是救國報！先生，這是我們小學生，工人俱樂部附設的平民學校裏面的學生辦的。我們自己訪稿，自己作文章，教員給我們改，自己

印刷，自己來賣，賣的錢寄到上海去救濟工人。」

「救國？小朋友，這裏又要開仗了。你知不知道？」

「知道」他低着頭，聲音忽低落下去，相視靜默；一邊接閱他托過來的報。劈頭錄着一段大字的新聞：

○嗚呼內亂又繼外患而重起矣！

……國內軍閥，本分親英親日親俄三派。此次滬案發生，因英日的協調，親日親英二派軍人，因利害之一致，造成新聯合。親俄派軍人，則藉滬案，大肆活動，極力排斥英日。遂大遭英日當局之忌，嗾使該親英親日軍閥，借故興兵。現雙方均亟亟備戰，國民反對，完全無效；政府不但無法阻止，反被壓迫下討伐

令。識者謂此次戰事，雖係局部之事，但背後均有某國作主，接濟餉械，恐非短時所能了結云云。

接着第二版又轉錄着省公報一段本省緊急新聞：

○據督理署傳出消息，李督理自就討逆軍總司令職後，組織部署，業已大致就緒，討逆軍隊，悉已調赴前線，雙方已有小小衝突。非有大員前往統率，殊不足以資鎮攝。現督理決親往P埠指揮督戰，已飭路局備車，元日出發云云。

他看了暗地一驚「元日出發？」元日就是今天吧。他問小朋友：

「元日是不是今天請問你。」

「那不是，那是明天。」

他默了一會。

這正是晚上九點三十五分鐘，孤月懸於中天，火車發了第二次警告開車的汽笛以後，他和小朋友握別，欣然到P埠去了。

## 二

屈指已西風！

黃昏又凝成暮煙了，

牛兒羊兒也趕着回窩，

鄰家的兩口兒又笑迷迷地

擔着柴兒下山了；

## 獨立等多時——

我的他……他……

她倚着窗口，向着窗外面黃昏的晚景癡望癡想，忽想到「他」字，忍不住笑了。她覺得他實在有壯健的人格，是她理想的夫。他也很愛她。她忽又悲傷起來，她想到她倆還是一月的新婚，他竟然離她而去了！她雖然愛她，但究竟是舊式結婚，他在外面一定另有知心的女人，但他或者決不會是這樣欺騙負心的人吧？她又想這一月的生活，起初半個月，他是何等的憐愛她；但是近幾天完全變了一個樣子，似病狂，似瘋顛？他爲什麼要到風聲緊急的P埠去呢？像他那樣火熱的性情，火熱的主張，或者鬧出驚人的不幸來？看他臨別時那種依戀，看他臨別時流了他那從來

視爲卑怯的眼淚，看他的臨別贈辭；她總覺得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

她又極力回想：她和他原來是姨表兄妹，小時都住在外祖母家，都受外祖母特別的鍾愛。因此，遭惹這些表姊妹的嫉妬，冷嘲她，譏笑她；並且說她是他的妻。她氣結得哭了，又不敢告訴外祖母，只有他來慰藉她：「怕她們做甚？你就是我的妻，我們不好嗎？」她聽了臉頰羞得緋紅。他從小就是這樣英雄剛健的性格的，他時時打罵這些姊妹，他有的時也使她氣哭。但如她哭了，他却這般溫馨的，和藹的安慰她。比女性還要柔和呢！她倆日裏是陪着外祖母一塊吃飯，晚上也是抱着臂在外祖母牀上睡。六歲七歲一直到十二歲還是這樣。……

她又想到她自己受父母的鍾愛，鄰居誇獎；在學校裏念書，同學都

趕不上她；誰比得及她這樣的聰穎，她這樣的才華？她立刻又湧起無窮的希望。但是，一想到他，靠不住的他，已經變了，不是小時的愛她了，又覺無邊的悵惘！

這是他由P埠發來的信，她料不到他還有信給她，覺得剛才的都是幻想，真是侮辱了她的愛人。她瞧着封面寫着雄秀的字蹟，真是一個氣宇軒昂的可愛男兒，輕輕吻了幾吻。她又想信裏，不知寫了多少麻人的情話，不覺兩頰羞紅。慢慢地拆開信來。

淑華吾妹：

當你接到我這封在宇宙上最後致你的信時，我已經在P埠市外南行十里的石頭橋下伏着，預備炸擊賣國賊的領袖李定元了。



淑妹，請你看了這個信不要爲我痛哭，不必爲我悲傷，尤其不要使老母知道，致傷她老人的心。

淑妹，我又何嘗想不到這還不是「我以身報國」，這還不是我死的時候。我有六十歲風燭殘年的老母，她幫助我的父親成就他的大願，她以一孤孀辛苦維持我楊氏一家，她節食節飲送她的兒子入學，她總算我們一家的大恩人；我雖不持報恩主義，但她已經這般老了，只剩下一個孤兒，一個穉孫。弱姪還小，沒有我，她老人如何度她的殘年，慰她的老景呢？父親死於非命，哥哥又死於非命，現在我又這麼荒唐輕生。母兮，母兮，悲痛無涯矣！

就說到你了，也是我不應該輕生的吧！從小相處，樂趣天然。後來我雖晉省求學，你在鄉間讀書；而因離別的情懷，更結一層深深的愛緒。我決不因爲你沒受高等教育而輕視你，我決不因爲你的思想偏舊而厭惡你。聽說你在鄉裏，更有許多富家宦族託人來向你做媒，你都拒絕他們，而傾注你的愛與我。那時，我聽了只有感激，只有安慰，只有痛哭。其實，淑妹，以你的才華，以你的品貌，以你的聰穎，以你父親母親在縣裏的聲望，何處不可得一駿秀的理想夫婿，而偏要愛我這個窮大學生呢？而今還不過一月的新婚，我竟拋離你而遠引。拋棄你結婚的愛的生括，拋棄你的青春，辜負你的品貌才華，辜負你的幸福的理想，

辜負你對於我一切的幻望，使你在人生的旅途上至少應該享受的快樂都不能享受，致你的「愛情」與「人生」都因我而喪失了圓滿，變成畸形了。淑妹，這我如何忍呢！

我還有應該教養的弱姪；我還有對自己的責任。

但是淑妹，我們睜眼看看：五千年的老大中華民族，已經在淒風暮雨裏度她的殘年！可憐的同胞，已經不知幾千幾百萬，在異族的槍林彈雨底下，自發他的紅笑了！我不忍見幾千年的文化祖國輕輕亡掉；我不忍見祖宗的墳墓，可愛的河山，生長的家鄉，豎着異域的國旗；我不忍我殘年老母，還要作亡國奴；我不忍我的愛人，做碧眼兒木屐兒的俘虜；我不忍我的姪兒子女，喪

失國性，連祖國的文字都不能認識。淑妹，我原是想笑飲異族的槍彈的。

然而，尤堪令人痛心者，滬案之恥未雪，內亂又繼外患而重作了。外人謀我，原非我族類，乃二三軍閥政閥，竟甘爲異族做走狗；竟甘心做亡國奴；竟忍見着外國人槍殺同胞，而手不援；竟忍使死難諸烈士在九泉下，遺憾不能瞑目；他們還要幫同了異族，來慘殺同胞。哼！亡國，亡國，亡給英吉利，亡給俄羅斯，亡給美利堅，亡給日本，都行，都行！我們決不讓他們幾個軍閥政閥去包辦賣國，我們決不讓他們去做高等亡國奴，我們站起來做革命，首先打倒他們。要賣國也得讓國民自己來賣；

要亡國也得國民自己來亡喲！我的心腸絞痛起來！我的熱血沸騰起來！我要繼續我父親未了的事業，我要奉行我父親的遺言「努力殺賊。」因此，我忍心拋棄我的老母，愛妻，弱姪，接受神聖革命黨的命令，永離故鄉，到P埠去謀炸罪大惡極的國賊李定元。

現在，我已經在P埠市外的石頭橋下潛伏着了。石橋下的小河，河水悠悠碧流。對岸那一邊，是一塊坦望的平原，間有三五茅房人家。河岸這邊，森林叢密，沿着河岸與石橋，長着很深的蘆草。我便在這深深的蘆草裏面潛藏着，手裏一卷父親著的革命策略，聽聽漁人的晚歌，只等候這個可怕的時間的來到。

我也許能夠脫險，也未可料，但是，這種希望猶夜裏螢火之稀微。石頭橋的彼端，延長二三里就是火車站。沿車站一帶，已佈滿戒嚴的軍警。而石橋這端的去路，不遠就是炮台。插翅也不能飛渡。並且手槍隊，技術團，衛戍團，這兩千以上拱護的凶狼，能夠裂我的皮和骨化成碎粉而有餘。

淑妹，生死關別，還說什麼呢？我不願意這樣卑怯，向你囑咐後事，我只哀求你對於我這失了孤兒的老母，善事周護；並且加你的憐恤於我早失怙恃了的姪兒。最末，我祝福你獲得幸福的愛侶！

揚一勇最後的一封信！

她擒着眼淚，讀完了這封信，恍如夢裏驚醒來。忽聽着她婆婆高聲的喊：

——淑兒，淑兒，我方才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你的男人，一身鮮血回來，向我哭了三聲，拉着珠兒便走。我追上去，他不理我，向我一推，跌醒來，驚出一身大汗。唉，不知是凶是吉？唉，淑兒，你的男人，還不見歸來！

三

「老太太，今天是怎麼高興，也出來瞧瞧風色。」

隔壁的鄰媽，今天在市裏得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想來告訴這位老太太，珠兒的祖母，聊盡同居的義務。但是，她一看見老太太這樣龍鍾老態

和藹慈祥，又忽止住了口。

「鄰媽，這里來坐坐。你也太辛勤了，不是？一天忙到東來忙到西。」

珠兒的祖母因為她的兒子不告而行，並且是到慣鬧亂子的P埠去，正在埋怨她的媳婦爲什麼不挽住他？就算挽不住他，爲什麼不告訴她而讓他輕輕去掉呢？究竟媳婦愛她的丈夫，不如母親之愛兒子；而她怪怨媳婦之心，也不如希望兒子之心切；所以她聽媳婦說，她的兒子兩天也許可以回來，就一團興致，拄着拐杖，走出一年沒有踏過了外門來盼候。因爲假如他兩天回來，應該是今晚邊到的。

「噯，老太太說，我們不辛苦，那里來的飯吃？」



「誰不是靠天吃飯呢？鄰媽你說。」

「是也是。可是，像老太太這般多福多壽的真少呀！滿少爺已經什麼大學堂畢業了，又娶了嫂子。珠哥兒再過幾年，也要討媳婦了呢！眼見老太太就做老奶奶了。」

「那里的福壽？還不是鄰媽說的好。不過，像我們年紀也一把子，看的世變也真不少了。」

「記得大老爺在廣東革命，老太太到廣東去的那年，世界真是變得快呀！」

「可不是？他的爸爸在廣東革命死節時，我和我的婆婆，兩個婦人飄海到廣東去祭墳，捱了多少辛苦！才得到那里，婆婆又忽然死在客邊。」

可憐我一個婦人，又不懂話語，又不懂世故，千辛萬苦，才扶着遺柩歸來。從那年，世界便沒有太平日子了。我一個孤孀，主持一家。珠兒的父親又被殺死了，媳婦又產死；哎，我真是命裏註定多災。於今，居然滿兒也大學畢業了，娶了媳婦，珠兒也在念書。一家總算是這樣。」

「那不是珠哥兒？珠哥兒散學回來了。怎麼悶悶不樂呢？」鄰媽。

「奶奶，我明天？不去上學了。」

「珠兒，你悶什麼？爲什麼不去上學？先生罵了？快告訴我，告訴奶奶。」他的祖母忙攙着珠兒問。

「不是，今天也沒有上課了，先生演了半點鐘說。他說討逆軍的軍費本省要籌兩百萬，我們縣裏攤派五萬。地方官因爲籌不了許多，便下令

把所有的學校都停辦一年，教育費移作軍費。學校裏今天接到了通告，既然是官廳的命令，只好停辦。先生說，他本來可以擔任義務教習，來教我們；但是，他覺得在這樣政府和軍閥之下，決計辦不出好教育來。他說，他現在要到別處去了，叫我們以後努力求學，總不要忘記「革命」這兩個字。就這樣的散學了。」珠兒一邊說，一邊拭着眼淚。

「革命？噯，你的祖父革命死了，你的爸爸也革命死了。珠兒，你長大了不要去革命，你是我的好孫子。」珠兒摟在他祖母的懷裏。

「叔父回來了嗎？滿嬭呢？」珠兒問着。

「珠兒散學了。鄰媽請坐。」淑華笑着出來。

「嫂子好。」鄰媽。她看見了淑華又心裏一怔。

「嬸嬸，我今天聽見一件怪事。真是奇怪！說是總司令在途中被炸受了傷，凶手被獲，登時槍決了。聽說凶手是我們村子裏的，並且是姓楊。嬸嬸，你說怪不怪？」

淑華陡然一驚，忽又鎮定。鄰媽忙向珠兒睨眼。

「珠兒！珠兒你說你的叔父？怎樣？」老太太。

「不是，不是，老太太聽錯了。那是鄰村一個姓羊的，去行刺總司令被槍決了。是姓牛羊的羊，鄰村的。」鄰媽忙替珠兒解釋。

「呵，我真是老昏聩了，聽話也聽不清。珠兒的叔父不像他的祖父，決不會去做這樣荒唐冒失的事體。」

「槍聲？」珠兒的小耳朵最是敏捷。

「那里的槍聲？」淑華。

「今天的風聲真不好呢！說是到了前線的兵，受了革命黨的運動，不願打仗，倒戈回來了。」鄰媽。

「什麼？鄰媽，我耳朵裏有些轟。」珠兒的祖母。

「那是前山劉主人家媳婦生了兒放的喜炮，老太太」鄰媽。

「呵，原來是他，劉主人，他一生好善樂施，也應該抱抱孫兒。」珠兒的祖母。

「外面風大，老太太也好進去了。」

「是呢，年紀大了，連風也受不住。鄰媽，少陪你了。淑兒，你去預備幾樣合口味一點的菜，你的男人恐怕是快搭晚車回來了。」珠兒扶我進

去。」

珠兒扶着老太太進去了，鄰媽搖搖頭歎了一口氣，想說什麼話似的，回頭看着她——淑華——還痴痴地呆望着，却又咽下去了。這時槍礮聲越發轟得利害而逼近。

## 西冷橋畔

### ——獨幕短劇——

原來是暮春三月桃李飄亂的時候，已經早上三句鐘了，却還是晚景一般，一鈎下弦的殘月掛在東天邊上，很黯然的照着西湖的水面，半點兒波浪也沒有。從蘇小墓打西冷橋畔走過去，一條曲徑，不遠——應該說很近——便是一所半西式很精緻的屋子從綠蔭叢中露出一角來，却在微光的景色裏，看不頂清楚。彷彿房子是不大，有口大窗恰面着橋，從窗外看去，室內燃着燈——不管是電燈還是燭燈——雖然光線也是微乎

其微的，却使我們在外面能夠很明顯的看出窗內有一個年青的女人，——  
文瑞芳——另外有一張大寫字檯，幾個沙發和椅子都零亂的放着，瑞芳  
很厭倦了的靠着窗向外眺望——也許是在候她的情人——不覺底睡着了。  
兩個青年——文砥柱與金生——從橋的那邊走上來，站在西冷橋畔觀望，  
低低的談話：

金生 哦，好一個幽靜的地方！

砥柱 幽靜？可不是呢。不過，這只可語於晚上。

金生 這話怎麼講？

砥柱 你要知道這是西子湖，這是東亞的第一個名勝。哦，這話未免大  
誇張了。也許你們高麗的友人聽了不舒服，可是在中國，西湖總



要算是頂有名底，——尤其是當着這樣桃李紛飛的落花時節，那些青年男女，一雙雙的情人，都把他們的芳春年華，消磨在這西子湖裏面。只要到了日間，便「車如流水馬如龍」，那些紅男綠女，一個挽一個嬉來走去。——其實，他們那裏是欣賞名勝，那些漂亮的女人，只是裝飾得好看來給別人看的；那些自命爲幸福的男人，也只是帶着他的愛人來驕傲一切；還有那些不堪問的流氓，還有什麼，除了一味來看女人？

金生

哦，原來……

砥柱 可是，到了晚上便幽然寂靜了。雖然有些自命爲「名士」，「詩人」之流，買幾隻小划，來玩賞湖中的晚景，把翫中天的明月，然而

也只是湊湊熱鬧吧，到了十二點鐘以後，你能夠在湖裏找着半個鬼影兒？

金生

因此便天然給與了你們的幽靜不是？

砥柱

（滔滔地說下去）什麼「詩人」？什麼「騷客」？他們那裏真正懂

得欣賞山水？誰能夠領略這將要黎明時候的風光？哦，你看這朦朧的斜月，這將逝的繁星，太陽的微光已經照臨了空際，雖然還沒有上來；我們看着黑暗的飛逝，尤其是殘月烘托着烏白的黯雲，表現將要消逝的悲哀；同時，却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潔光橫梗在面前，一陣和煦的晨風，吹送來清芬的涼爽，這真是說不出的美。在精神上尤其有一種「希望的奮興」的，朝氣的覺醒。但是，那些

男女們，只是在可憐的嗑睡着，好像死去了一般。

金生 呵，真是可憐的嗑睡虫！

砥柱 誰說不是。可憐的中國青年！死神臨到了頭上，還不知醒。

金生 希望他們早些覺醒來！

砥柱 但願！

金生 希望你做他們的晨鐘。

砥柱 只是力量太微末了。（停一響）你覺得西湖的風景怎樣？

金生 自然很優美。只是有些反革命，這雖說是一句笑話。這幽幽底曲徑深深，這迢迢底綠林隱隱，蘇堤的春光，湖濱的水色，只夠那些王孫公子們來欣賞着呢，只夠亡國詩人來吟詠吧，——我可不會領

賤這般的風光，算來已經十幾年了。

砥柱 那末，你不是很厭惡這種觀賞嗎？

金生 我的意思，是覺得這是墮人志氣的女魔。

砥柱 不過，我可不是這樣：近來越是迷人的景色，越發引起我的反動。

我只覺得如此一片湖山，馬上就會給異族人去作踐，怎樣不令人痛心？我的這一顆心情，好像已經鍊成了綱，已經鍊成一塊石板，那些花兒，月兒好像和我絕緣了，再也不能誘惑我的心。我只知道使用我的血，只要沒有冷了去的時候，我總得繼續去幹下去。

金生 這是我對於你素來的欽仰。可是，這也只能語於我們已獻身於國事的同志，平常人恐怕都忍不住「優美」的誘力，而甘心葬送其心情

於湖心了呢。

砥柱

這樣墮落的青年自然不少——在他們自己還是始終不以為墮落的，美其名為詩人的生涯——我要問問：沒有一些兒反抗性，還算「詩人」嗎？那簡直是「死人」。他們聽說「革命」便要怯走，他們聽說「炸彈」要驚駭到吐舌，雖則表面還有假裝鎮靜的，甚至於他自己也侈談「革命」當時鬚兒頑，那更羞人了。不過，現在的人已經不知「羞恥」這回事，只問這件事於自己有不有利。這也不能怪誰，原是時代使然。

（他倆正談得有味兒，却驚醒了靠在那窗口的文瑞芳，掠一掠髮，輕輕走來，躲在他倆附近的樹側，大喊一聲）：

**瑞芳** 嚇！嚇！捉革命黨！快來捉革命黨！

（他倆嚇的一驚，回頭却不見人，舉步欲跑，忽聞後面哈哈大笑聲）。

**瑞芳** （由後面走出）原來是我呢！

**砥柱** 噫！真是嚇人。有客在這裏呢，還是這麼淘氣底？

**瑞芳** （帶羞）對不起！先生。

**砥柱** （向瑞芳介紹）這是金生先生，（低聲）韓國志士。

**瑞芳** （向金鞠躬）金先生！

**砥柱** （向金介紹）這是舍妹瑞芳。

**金生** 是的，瑞芳女士。

**瑞芳** 哥哥，你爲什麼回來這麼快，倒嚇我一跳！

砥柱 你可知道顏谷均到杭州來了。

瑞芳 哦，他倒到這裏來了，送死。

金生 你說顏谷均是誰？

砥柱 那是一個賣國的外交家。

金生 怎麼？

砥柱 我先請問你，知不知道滬案這回事？

金生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五卅慘案。

砥柱 自然是。

金生 呵，那是多麼光榮的奮鬥！

砥柱 不錯，那真是一幕光榮的奮鬥。那許多赤心的青年學生在槍林彈

雨中和帝國主義者決鬥，他們槍，彈，一切武器都沒有，他們只是赤手空拳，他們憑藉的是「正義」，「公理」，「人道」和「熱烈的愛國心」，才不顧一切地向帝國主義者進攻。不僅是學生呢，那些工人，勞動者，都熱烈的參加這種流血的戰線上去，毫無顧惜。素來只知賺利的商人，也看不過同胞的無辜的慘死而起來罷市。這自然是極光榮的奮鬥！但是，從反面看，却正是一極傷心的中國國恥呢。五卅以後，那舉國的罷市，罷學，民氣激昂到了萬分，無非希望政府在外交上佔一點勝利。却不知賣國的政府反藉此來苟延牠的殘喘。不久，江浙戰爭便起，舉國陷入紛亂之中，而滬案遂有七萬元賠償解決的消息。呵呵，我們這數百死難殉國的烈



士便只值七萬元嗎？因為那時國民反對甚烈，交涉也就沒有成功。現在五卅慘案週年紀念已將屆了，還有國內一大軍閥，謀與英國秘密解決滬案，置國民公意於不顧。這勾結英國的人是誰？便是賣國賊顏谷均。這件事之發生自然應該引起國民很大的注目，然而國民却都沈默着，沈默着了。幸而浙江督理和淞滬護軍使都通電反對，致滬案祕密解決不能實現。

金生 哦，幸而這位督理和護軍使都還有點赤心。

砥柱 什麼赤心？還不是爲着某種利益的衝突。

金生 現在呢？

砥柱 現顏谷均已經到上海來了，自然是來疏通這位護軍使。我們在一星

期前便決計拿顏谷均來做個賣國賊的榜樣，所以趕到上海去，那知他又到杭州來了。因此便趕回來了。

瑞芳

(急着問)他在上海疏通的結果打聽着嗎？

砥柱

沒聽着。可是上海護軍使反對秘密解決滬案，是浙江督理的示意，

同意不同還得向杭州請示。

金生

這樣看來，浙督未見得能疏通就緒吧。

砥柱

有什麼不可能，只要適當的交換條件。

瑞芳

搏如呢？他是不是與哥哥同回來？

砥柱

一起回來的。金先生也是同車，就是韓國志士安得夫君介紹的。

真是志同道合，一見如故——

下車後，搏如與敬慈，新甫，君

平都進城去照我們的計劃進行了。也許探聽着消息便要回來，也許……

瑞芳 我要去打聽搏如的消息。

砥柱 不行喲！

瑞芳 唔，我要去！

砥柱 我不是故意不讓你去。你要知道這時候怎樣進城？況且你一個女人家？

瑞芳 萬一有什麼……

砥柱 也許這時候他們得了消息回來了，叫人到前面去打聽打聽也好——  
(向屋子裏面喊) 蘭英！蘭英！(一年輕的婢女，約十五六歲，聞

呼聲奔出。)

蘭英 文先生，有什麼事？

砥柱 你立刻到湖濱路去看看搏如先生來了沒有？

蘭英 是的，先生。(退出去)

砥柱 金先生，(向西冷橋那頭走去)讓我們到裏面去坐坐吧，這時候也該休息休息了。——(指着)這是我們的會所。

金生 哦，這就是你們的會所嗎？每天辦公開會都在這裏，是嗎？

砥柱 不錯，不過辦公總在十二點鐘以後，開會常常在三點鐘以後，而且不時常開。我們覺得研究與討論都是多餘的，那只是學者們的事務，我們的目的只在『幹』。這句話說出來好像很魯莽，其實在我們

中國正缺乏這種人，要研究學理的人倒嫌大多。

金生 不錯。（他倆一邊說話，不覺走入室內，靠着窗談話，瑞芳還站在西冷橋畔痴痴地望着。）

金生 哦，真是好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如其到了晚上——（遙喊）瑞芳女士，一個人站在那兒做什麼呢，進來談談吧。

瑞芳 （微笑）沒有什麼。（走過來，却不入屋，站在窗外）

砥柱 哦，芳妹，我忘記問你了，傳單和畫報都寫好了沒有？

瑞芳 抄是都抄好了。唉，真苦死人，手也寫麻木了，眼睛也花了，一直寫到今天早上兩點鐘才寫成二千張，昨晚通宵沒會閉一下眼呢！剛才本預備去休息一下，因為貪看外面的景色，不知便靠着窗睡

着了。

金生 你們用的傳單，都煩自己寫嗎？爲什麼不交付印刷局排印，來得快些。

砥柱 如其能在印刷局排印自然是最好，一來呢，來得快些，而且印得好看；二來呢，自己便可省却許多麻煩。無如印刷局不肯替我們印何？其實，也難怪他們，去年杭州一印刷局因爲替我們印刷了一種反對政府的革命傳單，馬上便封閉了。於今他們都變乖了，凡是這種帶有危險性的傳單都不肯印。

金生 用油印機不也快些嗎？

砥柱 我們現在有兩只油印機都來不及。而且有些傳單是要張貼的，如畫

報一類性質的東西，油印不可能。

金生 瑞芳女士的美術一定是很好的。

砥柱 她的漫畫還有點意思。

瑞芳 (不好意思答白，隨便說到別的事。) 金先生，我可要問問你，昨

天——不是昨天是前天，上海不是載着一件轟動全市的新聞嗎？

說是日本滬領被刺不中，兇手(韓國人)脫逃。咳！什麼「兇手」，

這兩個字簡直侮辱了這位韓國的志士。至少也應該說是「殺賊」。

真是「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要是一刺而中，不是最痛快的事嗎？金先生，你說怎樣？

金生 真是可惜。唉！(以腳踏地)沒曾殺却這一個韓民公敵！

砥柱 我總是不懂：他們這些東西，原是殺不盡的，殺了一個又來一個。

何況一個區區領事。即使刺死了，却喪失了一個難得的志士，也不值得。——認真說起來，這種行動雖是可貴，却是最不澈底的。

金生 那末，你們又爲什麼要決定對於顏谷均那種行動呢？

砥柱 這外交上面的事情又當別論。而且中國雖是半殖民地，還是與你們不同，究竟表面上總還稱自主國。我還記得五四運動，僅僅搗毀一個外交官的屋子，在外交上便挽回不少的羞辱。

金生 不過，這次行刺日領，據我所知，還不僅是因他係領事，——區區一個領事，實在不用着費如許的犧牲，誠如你所說——你大概總知道韓國幹復國這種行爲的，在上海居留極多。而被這個賊——日本



領事——謀害了的已經不知若干了。韓國志士都認為他是他們行動的最大障礙，計劃決定已經很久了，直到現在才有機會動手，却又  
不幸沒刺中着。

瑞芳

這位韓國志士居然能在虎口脫逃，也算難能！

金生

這也不算什麼。他是我一位極相知的朋友。

瑞芳

哦，原來就是金先生的好友。

金生

你要認識他嗎？我還可以介紹呢。

瑞芳

先生說笑話吧。

金生

你不相信我的話嗎？

瑞芳

不是不相信先生的話。因為上海工部局已經下通緝令，並且已要

求中國政府引渡。這時候那位志士恐怕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怎麼能夠有機會介紹？

金生 不是這樣說。我們革命黨人已獻全部生命於祖國，已經沒有什麼顧惜了，雖然要爲國珍重，但却無時無地不是置自身於危險的。若不能在通緝令底下行動，被一紙命令便遠逃僻處：那末，他們多下幾十紙通緝令，不是一切行動都要停止了嗎？——你又安知那位被通緝的志士不會到杭州來呢？

瑞芳 金先生的話……

（瑞芳正要說話，忽見小婢神色驚怯：喘着氣跑來亂喊）

關英 不……不好……文先生，不好了……

（三人都神色不定，驚視着蘭英）

瑞芳 什麼事？蘭英！

蘭英 （喘着）……………

砥柱 什麼事？還不快些說，這樣大驚小怪底？

蘭英 我剛剛走到湖濱路轉灣，忽看見幾個人向這邊跑來，不知是兵？是警察？一定是來捉人底。我沒命的跑來了。嚇！嚇！

砥柱 那些人有槍沒有，蘭英？

蘭英 看不清，好像有槍？有槍！有槍！

瑞芳 一定是消息敗露了！一定是消息敗露了！

砥柱 （驚慌）怎樣辦？——呵，瑞芳，你快點到後樓去收拾文件傳單，

一齊燒毀。

金生

唉！（瑞芳急退下）砥柱同志，我們雖是異國人，却總算志同道合的同志。你們不必驚慌，你們的秘密如何這時候會敗露？一定是來捉我的。我真實告訴你：我便是行刺上海日領的韓國人李德廣。

金生是我的冒名。

砥柱

（驚異）是先生嗎？哦，原來就是先生！（脫帽致敬）

德廣

（慷慨而言）唉！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一定是在火車上被暗探探着，這時來捕我。我自然不願意逃，而致遺罪先生。但是，我又不願被彼輩捕去，站在堂下而受日領的裁判，而遺韓國之羞！哦，這便是我殉國的時候到了。（說罷淚下）

砥柱 (忍淚) 唉！先生。

德廣 唉唉，「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嚇！恨不曾手刃這個賊！這

難道是韓國人民應該永遠替日本人做奴隸？還是韓國永遠不能復國的象徵？——（聲調更激昂）繼起，繼起，親愛的韓國同胞們，

德廣可永遠不能替祖國盡力了！（說罷，向東北三鞠躬。高呼：）  
打倒日本！

還我們神聖的自由！

大韓國萬歲！

大韓國萬歲！！

（砥柱和着。忽見李德廣顏色一變，在衣袋拔出手鎗自戕，砥柱，

蘭英均掩泣。忽聽外間有跑步聲

蘭英 唉呀，不好，來了。

砥柱 (急扭息電燈掬出手鎗) 站住！看手鎗！

□□ 啊呀！

砥柱 你們是誰？

□□ 我是敬慈，和新甫，君平。

砥柱 哦，糟了，原來是你們。唉，(頓足) 蘭英，空害死一位可敬可貴的志士！(急扭開電燈)

新甫 我們聽着這裏面的鎗聲，急忙趕來。唉！

君平 啲！這死人是誰？

君平 啲！這死人是誰？

砥柱 唉，這是韓國的志士，行刺上海日本領事的。——（急問）喔！你們爲什麼這時候趕回來？有什麼事變發生了？

（剛才三人都爲鎗聲所驚。忽聽砥柱的問，都掉下淚來）

敬慈 唉，搏如殉難了！

砥柱 （大哭）唉唉！「出師未捷身先死，」這是天喪我們！

（此時瑞芳聞鎗已躡腳出來，忽聞哭聲，並聽着敬慈的話，急搶入。）

瑞芳 （臉色蒼白）敬慈，搏如殉難了嗎？

敬慈 （苦臉望着瑞芳，說不出話來）……

瑞芳 哥哥，（話未完，走近砥柱，奪他手裏的手鎗）

砥柱（擋着她，正色說）唔，瑞芳，你不要忘記了你偉大的使命！你這

樣將何以對搏如於地下？

瑞芳 唉……（聲未完，即昏倒沙發上）

（這時衆人都掩泣無聲，電燈昏暗，聽着遠處槳聲歌聲，由遠而近）

女的唱——

人人都說西湖好，

遊人只合西湖老；

儂家打槳二十年，

看盡英豪與窈窕！



男的接唱

秋瑾坊，蘇小墓，

古多美女與烈士；

烈士如今何處去？

只憑沙鷗話寂寞！

女的又唱

夜魔逃，晨鴉噪，

儂且打槳西冷橋；

西冷橋畔晨光媚，

乘興還逛岳王墳。

男的接唱——

岳王墳，岳王墳，

「精忠報國」真英豪！

只今莫話當年事，

憑將杯酒把愁澆。

（忽然電燈一亮，瑞芳醒轉來，淚流滿面。）

瑞芳  
唉！親愛的博如！（又昏倒沙發上）

——幕下——

## 支那婦人

克羅河的戰線，延長到一千三百里了。兩邊射擊的炮聲，都城已經隱隱聽到。從都門到克羅河附近的火車，每日夜開二十七班。沿途只聽着汽笛的轟叫，往來如梭。開去的一列列車，裝滿了少年和壯年的兵，在這些滿載的兵士裏面，有的是農人，有的是工人，學生，商人和教員，現在都開到克羅河去防守邊疆的第三道戰線了。他們都笑嬉嬉地連袂上車，似乎不會了解戰爭的恐怖，樹上的黃鶯兒都已嚇住不敢調舌了，他們却儘唱着「祈戰死」的悲壯的軍歌。幾個新聞記者等在車站探詢前線的消息，

只見列列的回車，滿載傷兵回來，預備醫好瘡口，第二次上戰場去。

大元帥下令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男子，一律開赴前敵，婦女担任警察和看護，小孩和老頭子守家。所以在火車上，除了壯丁和稀有的紅十字婦女救護隊外，絕沒有看見一個老人和孩子。

第一千零三十七次的軍車，只差五分鐘便要離開都城車站了。一個龍鐘老婦人挾着她的瘦削而年輕的兒，負着鎗走上車來，逗引起全車箱人的注視，都集中到咕嚕着口裏歎氣的奇異老婦人的動作。

老婦人的動作的確是有些失了常態，幾點啾啾的枯淚在她的臉上滾下來了。全車箱的人大譁。

「支那婦人！支那婦人！」全車箱都嚷起來。

「老姆，你不是不應流下這樣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眼淚嗎？你應該知道你的兒子爲國戰死，是你母性無上的光榮喲！」一個白衣紅條子的看護婦過來不屑似的挽勸這位神經失常的老婦人下車。她忽地站起來，瞪着白眼，緊握着她兒子的手，注視車內苦笑着，歎口氣：

「支那婦人嗎？實在太酷了，太酷了，唉，若是諸位年輕人知道我爲什麼流淚以後，總不會這樣酷視我吧！我最大的兒子奉密令去謀炸魯堡兵工廠被敵人投到鍋爐裏骨化成灰了。第二個兒子在飛機上負傷跌下來成了粉碎。第三四個兒子都葬在第一道戰壕裏了。昨天我剛送他六十歲的爸爸冒着壯丁去葬送在第二道戰線，今天我又送我病後還未復原的第五個兒子，最末的一個兒子防守第三道戰線了。我恨我沒有第六個第七個兒

子去防守以後的戰線，我恨我是不中用的老婦人了，我沒有愛子再送赴前敵的光榮了，老淚不期然的掉了下來！」

「老姆，老姆，德意志民族的老姆！」看護婦抱着她，吻着她慈祥的臉，全箱的少年兵士都脫下帽來，高呼「德意志民族的老姆！」

汽笛一叫，幾千可愛的健兒又送到克羅河戰場去了。只剩下老婦人呆站在車站，冥想改扮男裝應募去防守第三道戰壕邊的烏沙嶺炮台。

## 愛神落在誰的髮上

(一)

「愛神究竟落在誰的髮上呢？」

天色已經微微地發亮了，你不信，只要看掛在牀頭上的電光已經變作暗黃，小巷裏已有叫賣燒餅的聲音，而且馬路已有拉大車的咯咯響成珠串的聲音了。福昌旅館三層樓的十五號房間，昨晚新來了兩個男女客人。哈哈，他們幹的什麼？只要看那女的頭髮，僅僅睡了一晚便紛亂到總梳不成條理了，便知道他們，還有什麼，青年男女睡在一起，哼！

正站在梳妝台畔梳理頭髮而又梳理不清的宛蘭，心裏纔在怨着可恨的

汪島爲什麼要抱着她的頭睡——難道還怕她的頭跑了變了不成？——那還帶着夜半未曾安睡的倦意躺在床上的汪島，口裏說些什麼話，她當然沒有聽着了。但是這句話實在刺心，「愛神究竟落在誰的頭髮上？」使她不能不突然憶起她的鍾芹，可憐的鍾芹還在夢中呢。她不覺怒從心起：「你還說！羞人的肉麻話！」雖說是怒從心起，但是抬頭一望汪島那表現着溫柔聰穎的面龐，宛蘭的心頭又軟下了許多：「讓茶房聽着了？看你有什麼臉？」

因爲心頭一軟，鍾芹又在她的記憶中忘却了。

「過來罷，我的，有話和你講，」汪島還是趟在床上，懶懶的揩了一揩眼說。



「有話怎不好遠講，何必過來呢？梳了半點鐘頭還沒會梳好！」宛蘭的語氣裏自然還有些恨着汪島弄亂了她的頭髮，餘恨未消。

「不騙你啲！過來，過來，有好話和你講。」汪島的態度有些嚴肅。

「過來還不是一樣的人。」宛蘭拋下梳子走近床邊來：「你說。」

「靠近些——」汪島話未說完，突然伸出兩臂，將宛蘭抱倒在床上親了一個香甜的嘴，才說：「你還愛着鍾芹嗎？」

「我愛鍾芹！我最愛鍾芹！你這騙人的……」，彷彿是個賊字的聲音，沒會說出來，宛蘭又心軟了。滿身都充盈了愉快的汪島，只是痴迷迷的笑着，那勝利的回憶在他劃燃的一根捲煙裏面一陣陣串出來。

太陽東，柳堤邊；

太陽西，柳堤邊，

阿郎打槳奴搖船。

荷葉南，荷葉北，

阿郎打槳手兒酸

奴家搖櫓臉兒白——

泊漁船，泊漁船，

泊下漁船柳堤邊。

○ ○ ○

長柳堤，

短柳堤。

阿郎偕奴臥草茵；

草茵不如奴身軟，

情郎睡在儂心頭。

情郎郎！

情郎郎！

莫解奴衣鈕，

莫開奴衣裳。

阿呀！阿呀！

那是什麼人來也？

不是喲！不是喲！

那是風吹水波一隻老魚跳浪。

○ ○ ○

月光光，

星光光，

照耀着阿郎姣美的臉，

照耀着奴家嫩白的乳房——

你不要看喲！

不要摸喲！

奴也不怕手兒酸，

奴也不怕臉兒白，

只怕阿郎壽生不滿百。

——漁歌柳堤邊。

從漢口英租界江漢關一條寬大的馬路直往北走，經過老圃遊藝場，橫過鐵路，漸漸軒敞的街市和櫛比的洋房稀少而又稀少了。沿鐵路以下，漸漸一毵毵的楊柳入目了，漸漸看見無數的柳堤交錯，無垠的一片麥黃；在堤的隔絕中間又形成許多湖泊，我們聽着漁舟上的男女，一歌一和的唱着最迷人的柳堤邊，遊客也不免爲之動情。如其是初秋的新涼天氣，柳堤附近的水光柳色實在是值得繫人的。但是，今天的她和他却不是來逛柳堤的，原是爲了聽張博士的演講而來。咳！國家花了這末多金錢，年年送許

多青年到外國去留學，原來是希望他們學成回國，造福社會。這位張先生在外國留學十三年了，於今得了榮譽的哲學博士歸來，一般熱心教育人士都以為張博士對於西洋最近的文化潮流一定有很明確的了解，對於國內教育的發展一定有很好的貢獻，對於青年浮動與頹廢也至少有很好的指導，所以在漢口特別為張博士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歡迎演講大會。誰個不想看看這位負盛名的張博士的言論與風采呢？宛蘭也就約了他和鍾芹同渡江到漢口去聽講。爲了學生會的什麼慘案委員會，鍾芹不能同去，他才同宛蘭渡到漢口來。不料，誰也不料這位張博士不但不講些教育理想教育方針來指導教育界，也不講哲學上的原理和智識輸與青年，却講演戀愛與人生那樣刺心的題目。經過張博士幾點鐘的引今證古，用巧妙的言辭，深

刻地誠懇地說明人生僅有青春時期一度的戀愛的偉大時，使聽衆中的青年都如同走入了音樂，圖畫的仙境，都如回到了春風沈醉的芳辰，都如入了香甜的好夢。等到演講完時，走出會場，一陣陣新涼的秋風輕輕地吹在單薄的衫上，又彷彿吹出心靈一種不可言說的疎松的快感。這時太陽雖然已經打斜了，時間還早着呢——

「我們到柳堤去逛逛好不好？」

「好！」

他記得這是第一次握着她的手，心頭跳動的極利害，一邊走，彷彿都聽着相互的心聲。有時倆人的眼對射着，又不免臉紅一陣。他也覺得太寂寞了，應該說幾句來掩飾倆人的心情，但是搜索枯腸，一句話也說

不出來。默默地走到柳堤了。不怕羞的漁人看見了人來還只顧唱他的情歌。觸景生情，他找着話實了：

「蘭妹，你聽那多麼清新的漁歌。」他說了很覺不流利，清新二字既不妥切，爲何不說動人的漁歌？他又記得這是他第一次親切地喊她蘭妹。

「討厭的歌！」宛蘭聽唱到動情處似乎有些臉熱。

有了愛情的點綴，似乎柳堤的風光更有顏色了，一回味到張博士的演講，各人心頭又起了一陣麻醉，不願輕易便離開了柳堤。

真是俗語不錯，天有不測風雲。沈醉於山光水色的他和她，忽被暴來風雨的襲擊，不能不即刻走回來。可是歸途中的風雨更橫暴了，夜色也很速度底擺擺來，繁華的漢口街市一時也變了冷靜，沈寂，車馬也稀少



了。他和宛蘭躲在一所破廟裏面，候了多時才叫到一部人力車。黑暗却愈加可怕了，這怎樣辨呢？

「蘭妹，你坐車吧，讓我冒着雨走。」

「不，冒雨走不要生病嗎？」

「我說，兩個人坐一部吧，橫豎到江漢關也不頂遠了。」聰明的車夫提醒了他倆的慧心，只好臉紅紅的上去。他先坐好，宛蘭坐在他的懷抱裏面。只聽着風聲雨聲和着車夫的脚步聲和輪聲。

過江的輪渡早已沒有了，江濤藉着新雨的助力，浪頭益發洶湧利害，把江邊泊着的小划衝得互相抨擊，江漢關鐘已指着六點半，除了冒着風雨在站岡的警察和汽車馬車及人力車的來往，半個人影也不見了。

「先生，已經不能渡江了。」車夫說。

「那末，你給我們拉到福昌旅館去。」

「你……」宛蘭的話還沒有說出，車夫早已拉起車子回頭向北跑去。

「我怎樣？」他故意正色的問她。

「你真不懷好意呢！」宛蘭說着，側過頭來，兩個人的嘴早已膠合在一起了。

(二)

「你啦，到那裏去？我說花姑娘。」站在武昌東廠口幾個武裝戒嚴的兵士，攔住她，宛蘭，任意的調笑。旁邊圍住許多男女觀衆都是有意幸災樂禍來看這場把戲的。

「你們管得着我到那兒去！什麼話，誰是花姑娘？」她累得要哭了，但聽着兵士的調笑，却被怒氣一沖，壓住了將要掉下的眼淚。

「呵，得罪了，原來是小姐們，失敬！失敬！老王，你還不快些負荆請罪。」一個兵士說。

「小姐恕罪，王小子在下請安！」另一個兵把兩脚一扭，打成一個半千兒，兵士們都很得意的笑了，圍着的羣衆都笑了。

「什麼話！你們還不讓開我過去！」她怒着說。

「讓你過去幹嗎？」

「我是這裏大學的學生，我要去開會！」

「開什麼會哪？總是什麼花會咯！那打什麼緊，橫豎我們也要去看看

熱鬧打茶園的，等會兒咱們一塊兒去好不好？」這些兵士總是緩緩的在調笑，和着羣衆開心的笑聲。

「放屁，你們簡直不是人類！你們知不知道調戲女人是犯罪？」

「我們自然是放臭屁，那裏比得上小姐們的香屁？要說我們犯罪，也不知道犯過多少了。老實說，咱們總司令還要調調女人頑，難道我們調笑調笑本愛風流的女學生，就有天大的罪過了？」圍着的羣衆越發拍着手笑，兵士們自然更加得勁！

「不管她香也好，臭也好，既然是學生，便得過來檢查，才能過去，這是大帥的命令！」說到大帥的命令時，一個兵士忽然轉了可怕的語調。

「還是讓我老王來檢查她咯。」一個矮小的兵忽地走過來拉住她的手，

怯弱的她，自然是掙扎不脫底。

「呵，好嫩白的臉兒，好香甜的髮兒……」

「你們這班強盜！畜生！……」

「哈哈，強盜也好，畜生也好，落在了我們手裏……」

「強盜！土匪！畜生！……」

「老王，看她胸脯聳起，摸摸裏面有什麼危險物？」

「嫩呀，老何，你也來摸摸。」

「……」

「呵喲！」宛蘭忽地頭部一暈，臂上驟地又劇痛起來，原來是被兵士用刺刀戳傷的瘡口又流下一臂的血來。她，在紅十字會醫院診治瘡口的宛

蘭，自從那一天赴五卅慘案後援會，中途橫被兵士侮辱，最後還被刺傷，便臥病醫院三天了。雖然這兩天瘡口漸次樂觀，漸次平復了，但她想到兵士們的橫暴殘忍，非人類的行爲；想到羣衆的幸災樂禍，沒有一點同情心，那希望國人救國的理想真成爲幻夢了，五卅慘案永遠鑄成可羞的國恥了，那些死難的烈士是白白的流血犧牲了！哦，難道這光榮的犧牲果然沒有代價嗎？這幾天武漢的民氣似乎已引起激昂了，小工人，小商人都很願意捐出他們的辛苦得來一點勞働費救濟上海罷工失業的工人，這總算是血鐘的暗示了，總算宣傳有點效果了。想到這兒，樂觀的希望又輕輕浮在宛蘭的臉上。她又想到汪島，汪島原是苦勸她不要去赴這可怕的慘案後援會，若果受了他的勸告，也不至於受這樣的侮辱了吧。但是，不，

牠絕不懊悔這次的赴會。這是她光榮的奮鬥，這是聖潔的創傷。也許汪島得了她被難的消息，由悲憤而變為激昂了；也許汪島要走來撫摩她的瘡口，因愛人的受辱而憤激起來，高唱着『進行曲』了。在自己的愛人面前，表示自己光榮的被難，這是何等驕傲！赤血便是她最真摯的表情呢。從此，她倆的愛情便建築在迴壯的波瀾之上，有了新生命了。但是他爲什麼還不來呢？許是不知道她被難吧？不會的，不會的，她被難的消息已經傳播武漢了。或者汪島也被難了呢？連慘案後援會都不曾參加的汪島，被難的機會也就不頂多吧。那末，爲什麼不來呢？剛好宛蘭在思想迷離的當兒，看護婦送進一封淡藍封面的信來。

### 心愛的宛蘭：

自從得着你被難的消息，我的心已搥成整千整萬的碎塊了。

我真是不能不埋怨你，萬分埋怨你，雖然是我所不忍的，你爲什麼一些兒不聽我的苦勸而冒險去參加可怕的慘案後援會呢？明知戒嚴是鐵網似的不會疎漏，明知軍警是殘酷而無人道，然而單憑着意志衝動而不顧利害的你，終於不珍重自己而被難了！從此也該覺醒了吧，這樣無代價的犧牲是值得的嗎？

這幾天的劍弩氣也太緊張了，天天遊行，天天示威，在這樣惡烈的太陽底下，市民似也感覺厭倦而無謂了吧。其實幾紙傳單，那能抵抗英國兵艦不橫行？幾十百句口號，更未必能禁止外國海軍不上陸屠殺？這自是極端的話，實際呢，誰不痛心國民的被屠殺？誰不痛



心祖國之將要淪亡？憤激自是不可壓抑的，然而壓迫不住憤激的你，却被親愛的國軍所侮辱了，所刺傷了，愛國的成績便是這樣。

當着你這樣受創而呻吟病院的時候，我的心，我已搥成千萬碎塊的心，沒有一秒鐘能夠得着安寧，沒有一秒鐘不在念着你的創傷。但是，你可知道武漢當局因為預防變亂已頒佈特別戒嚴的恐怖令，武昌已經變成寂寞的孤城了。學生被捕的數目已不可數計，可怕的武裝兵士在街上往來查巡，使我不敢越大門一步。

心愛的宛蘭，你受了這般無理的侮辱和創傷，近在半里以內安住着的我，畢竟沒有絲毫能夠來看你的機會。你不會埋怨我嗎？無論怎樣解說，我也不能辯白我的罪過了。

宛蘭，你知否在這悽慘的五卅怖夢當中，我已經取得遠東文藝協社今年度的文學獎金嗎？我那取得獎金的第二部詩集宇宙花已經由遠東文藝社付印了。這消息使你聽了也許能在痛苦中得些愉快。從此我決計獻身於文藝，不再有歧路的徘徊了。現在文壇的新趨，主幹的潮流是世界文學的發展。原來文學是沒有國界的，今後我的努力，想在詩歌方面對於世界文學有點貢獻，我想你將來一定能夠得到很大的幫助底。

的確，這幾天的劍弩氣太緊張了，我已經忍不住這種緊張的苦悶，決計不久便離開武漢，如其能得到你的同意，待你病好後，我倆一塊兒到西湖去追尋新秋的山色湖光去。

趁着這易逝的青春還沒有完全喪失，讓我們也有一點人生之趣吧。去，去，到我們想望中的西子湖去消受我們甜美的夢喲！我佇望着你能夠快些離開病院呢。

你心愛的汪島書。

「流血太慘酷了嗎？」宛蘭讀完了他的信：「的確，流血也未免太慘酷了！但是我們不應該為祖國流血嗎？我們不應該為正義流血嗎？五卅慘案既這樣可怕，那末，只好讓外國來宰割了不是？難道西子湖便不會發生慘案嗎？」

「西子湖，西子湖，你只是老爺少爺們的安樂窩，你只是詩人的逍遙地，你是亡國奴預備者的逃遁所。什麼詩人，什麼世界文學，這只是名

詞的好聽，點綴太平的飾物，在現在的中國，已經用不着這些皇麗的裝飾品了，除了流血以外……」

宛蘭想到這兒，那可怕的武裝兵士和冷酷的羣衆的影像，又倏然再現在面前；她又想到可愛而又可恨的汪島，什麼希冀和幻想又都成了虛空，一陣昏迷了過去。

(三)

「哦，美麗的生活已經擺在前面了！」

汪島剛才打了一個電話給紅十字會醫院院長，問明了宛蘭的瘡口已經全愈，不日即可出院以後，他的心靈早已飛到西湖去了。他原來答應他

的妹妹，在下午兩點鐘以前改完她的一篇新作品，已經愆期幾次了，但此時的汪島無論怎樣也改不下去。他看着他妹妹的文稿上，彷彿是寫着無數的情詩，彷彿畫着無數宛蘭斌媚的小像在，他忍不住在紙上親了好幾個嘴，在紙上寫了多少肉麻的字眼，若不因為紙稿是一塊平面，他早已擁抱住了。及凝神一看，才知道是妹妹的文稿，他也忍不住自己笑了。他又打開一本安幾道的小山詞，想看下去；看了半晌，還是翻着第一頁。那白紙的黑字便在他的眼前如一幅畫圖的展開：

「密月旅行既定，首先便是行李的問題了：兩個人一套行李呢？還是各人一套呢？宛蘭的脾氣老是這樣，以他和他的關係說，還與夫妻有什麼兩樣；誰個朋友不知道她倆是一雙情人？但她總要這樣在表面上做作不

相干的樣子，彷彿朋友的關係都很疎遠似的，其實這能夠騙誰？但他這一點自不能不牽就宛蘭，仍然要帶兩套行李了。衣服呢，宛蘭也是這樣，一點也不愛時尚，有時還要故意穿些不合時宜的裝束，來誇示自己的特立獨行。這不是旅行的一種缺陷嗎？人生只有一度的青春，愛情只有新戀的趣味，最少應該把這次的蜜月裝飾得很皇麗才不負此行。穿着婆婆式的衣服是怎樣的難看？總得有些像少奶奶才算數。那末，只有暗地裏將她帶的衣服抽出來好了，沒有舊的，只好穿新的呢。到了西湖，第一，是要住在臨湖的樓房，從紅色的玻璃看去是朝霞的西湖，從綠色的玻璃看去又是黃昏的西湖了。次之便是遊的問題。大約宛蘭是一定要首先去參拜岳武穆的墓地的。咳！真是巧，有一個英雄的岳武穆，偏要配上一個女

革命家秋瑾；有一個名妓蘇小小，偏又配一個詩人林和靖。要說西湖不是象徵愛情的地方。誰也不會相信。且不說到人，物亦如此。有了蘇堤，偏又有條白公堤；有了雷峯塔，偏又配上一座寶叔塔；有了外湖，必須有裏湖；有南高峯，便又有北高峯。這些都是象徵他們的雙戀，都是點綴他們遊湖的情趣，使他倆歡娛，使他倆微笑！……

「哥哥，你一個人獨自在笑什麼？」不解事的妹妹突如其來的打破汪島的好夢未圓。

「沒笑什麼。」汪島故意淡然一說，想來掩飾自己。

「阿，我的文稿你替我改好了嗎？」妹妹說。

「還沒會改呢。那有這多閑空時間？」汪島說。

「是喲！給愛人寫情書便有時間了，妹妹的文稿當然不算什麼東西！」

「誰又寫情書了，你這小嘴兒纔會冤枉人。」

「冤枉誰喲？你的情書不去，怎麼宛蘭的情書來了？」多事的妹妹故意將一封信角露出，却又不肯給他。

「好妹妹，讓我看吧！」汪島有些心急了。

「不行喲，不改完我的文稿便不給你信看。」妹妹故作堅決的說。

「讓我今晚上改不更好嗎？此刻縱改，還不是潦草塞責？」

「那末也好，可是你還得向我作一個誠懇的請求。」

「聰明而忠實的妹妹，讓你的哥哥早點讀他朋友的來信吧！」



經過頑皮的妹妹，百端的刁難，汪島才拿着宛蘭的信，已經急不及待了，只在信封上匆匆地接了一個甜香的吻，便拆開來，很愉快的讀下去。

(四)

汪島吾友：

也許你已經在夢想西湖之遊吧，也許你還披著髮在作詩，也許你乘着微光去踏湖畔的月色了，當你接到我這封信時，預計我和鍾芹怕已搭着江輪過了九江，與小姑妹妹相見了呢，若過了雄偉的馬當砲台，到安慶也不遠了。島哥，這是我最後的一次甜蜜地稱呼你，請你

恕我的幼稚與謬妄，尤其請你不要痛哭，不要悲傷，以你這樣多病的身體，重以精神過量的刺激，那末，你那樣孱弱的生命，不要到支持不住嗎？島哥，請你痛罵我，詛咒我，切不要還念着我呀，看我如同死了，腐化了！

這是你一定要萬分的驚訝的，我爲什麼忽然離開了武昌，離開了你，和鍾芹向那滾滾的江濤流下去呢？朋友，請你不要說到失戀的話，什麼戀愛，那樣鄙陋的自私名詞！我從來就沒有學會什麼是戀愛，除了那些太太小姐們拿愛情來頑花頭以外。我也從來沒戀愛過你，雖然有三年悠長的友誼。

我原是一個鄉間無知的女子，完全不懂得貴族生活上的禮節。你

還記得嗎？那次，時間忘記了，你向我說，願意獻給我你那潺弱的生命時，我真驚駭得要哭，我搖着手向你說：『我不懂什麼是愛情啣！』你竟大大的失望，以爲我格外有了情人。其實我的落落寡交，你是知道的。天！假如我的媽媽知道我爲一個貴族的公子所愛時，她將怎樣的不安。她常常向着我說：『我們鄉間女子福薄，不宜與貴人結婚，恐緣折命。』這是看相者告訴我媽媽，自然是迷信之言，但是我是不能違背愛我的媽媽叫她替我擔心。

其實，我的和你隔膜，至於精神永遠的永遠的分離，還是那一次在你家中的印象，刺激我太深了呢。在我腦中還依稀着：那十里的夾道垂楊，那十里的荷香稻香，前面是一所澄清的明湖，湖畔建築

起一所四季花園，你的家便住在幽深曲折的花園裏面，真是仙境呢。我只能在畫圖上，或者小說和詩裏面看過，當時我真有些把握不住了，沈迷在這樣縹渺的仙境，「呵：要是能夠永遠住在這裏面呵」，你接着說：「你若是願意，要永遠住在這裏有什麼不可能呢，有我的妹妹伴着你。」我幾乎躍跳起來了：「真的嗎？那我要把媽媽接來，她一定很高興的——不行！」我忽然想到我的故鄉，是一個不到十來里的古樸周村，我的家是幾間經不住風吹雨打的柴扉破屋；我的爸爸已經六十歲了，還要自朝到夕的做非人生活的教書匠；我的媽媽體弱常病，也不能不一天自太陽東工作到太陽西；還保不住這年頭是否有滿意的收穫；還保不住土匪的搶劫橫行。天！天！我怎樣能夠獨善

其身的，住到這樣縹渺如畫的仙境呢？唔！島，我那時才發覺我和你實在站得距離太遠了，太遠了！這無重數的電網橫在我們的面前，無數的，無數的高牆築在我們的中間，使我們永遠地不能相親。哦，島，站起來，站將起來，我們要衝破這無數的電網，明知踏上電網便立刻是生命的危險；我們要翻倒這卓越的高牆，明知這是難能的希望。我們要作犧牲的戰士，爲了我們的能夠相親。你呢，這纔使我失望了，可恨的卑怯的島哥噲，你爲什麼那樣怯弱呢？你完全不願意拋棄你貴族的至尊生活，不，你說那是詩的生活。我真不能自己的覺到空虛，覺到我們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了。能夠和我站在前敵的戰線上的，怕只有鍾芹吧。

你的詩，你的小說，充盈了人生的愛，宇宙的愛；由你那部春風之心的抒情詩，表現你那特殊的才華，真不是容易企及的，這是素日對於你的傾倒。但是，也只有傾倒吧，也只有贊仰吧。鍾芹的才華自然遠不及你，然而他那樸實的抒寫，尤其是寫那鄉村的自然，那些有趣的田野，日暮的炊煙，一羣羣的牛羊回窩了，牧童歸去橫牛背，唱着聲調抑揚的山歌……這一幕幕的印象，由鍾芹詩所喚起的，使我覺到更親切的趣味呢。

島哥，卑怯的島哥，也許你還不會忘記，那一次的同遊C.P.公園，本來我是不願意去的，恐怕遭外人的白眼，全因拂不過你的盛意，懶懶的跟着你去。嚇，果然遭了莫甚的恥辱。當那外國人，也許

卽是園主，指着我向園丁呵斥，「爲什麼讓中國婦女闖了進來，那末，牛羊馬犬也都得讓牠進來，我們的園還像樣嗎？」他故意操着不純熟的中國話來譏笑我們，怕我們不懂英語。那時，我聽了心頭恍如火炙，只要我手頭有武器，我立刻便將毀滅他的生命，去抵命也毫不遲疑。可是，詩人的你，愛好和平的文學家的你，却默默無言，反用好話來勸慰我，如同勸慰一個小孩子被大人打罵了一樣。呵呵，詩人，你竟忍看你至好的女友受這樣的侮辱嗎？同時也是侮辱中國的光榮呢！你不是中國人吧？不錯，你是一個世界主義者，狹義的國家觀念你是沒有的。然而你是常說你的生命是爲我的，假若我是你的愛人，你能忍受你的愛人聽外人的侮辱嗎？縱使當時勢力不敵，怎麼你

連奮激都沒有呢？呵呵！詩人，詩人，中國現在用不着這樣的亡國詩人！

我又想起五卅慘案來了，這真是中國國民最光明運動史上的一頁，這是近年來國民對外運動魄力表現的最大的一次。呵呵，可愛的小五卅死難烈士，用他們的熱血來作驚醒國民的鐘。最可敬的是那些小工人，小商人，可憐國家對於他們只有壓迫，只有蹂躪，並不會給與他們以半點恩惠，然而他們却將他們血汗換來的一點錢，很高興的捐來救濟上海罷工工人。當我們問這些人募捐時，他們往往盡其所有捐來，我們叫他不必捐許多，他們都說還可以繼續做工賺呢。在這樣國民義氣激越之下，你的作品受了血鐘的暗示，應該有新的生命



了。凝積了血和淚的光燄，在你的作筆上繚繞着呢。不料，不料，你却在這時草了幾篇非戰的論文和作品，你並且深致不滿於革命文學。朋友，朋友！我只記得我那次到醫院去看鍾芹，吻着他那次武漢五卅運動遊行被軍警槍傷的手臂，念着他在病中做的沈痛而英發的五卅悲歌，我已經深深地覺到革命的偉大！

最痛心的是那一沈淪的晚上，鑄下了我莫贖的罪過，不，性慾原是一種卑下的誘惑呀！那電燈的白光，茶房的眼角，現在還在我腦中留下可怕的回想。可是我已經跪在十字架上懺悔了，鍾芹於我也萬分的寬容。國事日非，島哥，我倆已經獻我們的前途於革命了呢。我的傷痕已全愈了，現在不能不即刻離武漢而去。滾滾江濤；誰知將來流

浪到何地呢？島哥，你終是聰明而有才華的青年，憑你的努力，將來一定有無限度的成就，卽此慶祝你未來的偉大吧。承你過去那樣的厚愛我，竟至爲了我而不和一切小姐們接近，牠們都是愛着你的。島哥，我對於你是怎樣的薄情呀！不過你也該原諒我，弱小的我已經獻身於風燭殘年的祖國了，爲了民衆，爲了全民族的解放。

別了，別了！島哥，江漢關的鐘聲已經叮嚀叮嚀地敲了十二下，江輪的汽笛已經發出開行的警號了。回想三年前訂交此地，恍如昨日；昔時的月亮，又照着我們飄泊東流了。人生逝水，原屬如是，你我也不必傷悲。島哥，親愛的島哥，這是我最後的能夠這樣稱呼你了，希望我這瘦弱的印象在你的記憶消失了吧。末了祝福你獲得

幸福的伴侶！

「愛神究竟落在誰的髮上呢？」

宛蘭別辭八月七日



## 炸(一)

這是黃昏時分，五點三十分鐘了，新城的火車沒有吹來半點消息。

血球般的夕陽，倒下西山的背影裏去了，換了一灣新月，掛在柳梢的疏稀處；垂楊夾着長河兩岸輕輕拂舞。一座巨大的鐵橋，靜默地莊嚴地橫梗在長河兩岸，已經年歲很久了，好像一個精神矍鑠的老人。由新城到省城的火車，長河鐵橋是必經之路。照例每日開行的二班快車，應該是五點五十五分經行長河橋的，此刻只差二十分鐘了，但是火車還沒有半點消息！

在這樣黃昏後的晚景，遠處隱約濛糊，好像垂簾下的佳人，顯示神祕

性的美；近景籠罩在月亮黃弧的微光底下，蒼茫四野，疏星幾點，茅屋數椽，點綴着雄偉的鐵橋，格外好看。這也許是畫家的畫境，也許是詩人的靈感；但是青年的碧華，對此却毫無感覺，只佇候火車來的消息。瘦削得不像女人了的碧華，從她炯然的目光，可知她決不是平常的女性。她飾着鄉下的裝束，儼然一個鄉間的女郎，在鐵橋邊徘徊着。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她的心也加速的急迫起來，只要微微有點聲響，無論是虫聲，或是狗叫，便仰起頭來，看火車的消息，遠遠看去，只一圈圈的黑影，看不到別的什麼；雖有鐵橋傍邊電桿上的紅燈，却也黯然無光。

到處蝦蟆的夜啾，在田野，在河畔，都引起她心房裏強烈的厭惡和跳

動。

她看着這巨大的橋，已經保險百年的鐵橋，好像在震驚，在戰慄，流下幾點暮年的眼淚，要在今夕全部翻毀葬身河裏了。這自然是一種精神的錯覺。其實，只要八九歲的童子，也一定知道這座堅鉅的鐵橋，若不是強烈的地震和炮轟，將永遠矗立着不動，在這鄉裏常鎮着呢。

時間漸漸又縮短些了，火車還沒有來的徵兆，只一陣陣西風，吹些涼意過來。

在隔鐵橋不遠處有幾間矮簷的茅屋；茅屋裏面出來一個中年的婦人，牽着個年幼的孩兒，向鐵橋邊走過來。她自言自語：「你的爸爸快要到了吧！」一壁向她的兒說，一壁狼驚訝的注視到碧華的身上，發現這樣很不自然的奇怪的鄉間打扮。碧華突然問她：

「你是搭車的嗎？今晚上的車爲什麼還不見到，」

「女先生，今晚沒有客車呢。都改軍車了。」婦人更注視她些。

「奇怪，真也是！客車也沒有呢？」碧華向着自己說：

「省城的風聲緊急得很呢！他的爸爸寄來的信裏說，革命黨在省城鬧大亂子了。有人說革命黨要火燒全城。全城都恐嚇起來；有人說革命黨只圍攻督軍衙門，槍決督軍就完事，決不會殃及百姓的；又有人說革命黨已聚集三四千人，定期舉事；鬧的省裏這幾天風聲鶴唳，常常夜驚起來，譚督軍也嚇的手忙足亂了呢！」

「咳，卑怯的督軍！他受國家的厚恩——不，他那裏知報國恩！——至少他受他蕭巡帥的知遇，統率三四萬的健兒，還怕幾千個毛鼠革命黨



不爲刀俎嗎？卑怯的男子！」碧華有所不屑似的。

「也難怪，聽他爸爸說，督軍已經發上三四千萬的家私了，嬌妻美妾十七八個，做官做到了督軍兼省長，比從前的撫台還要權大的多，總算極人間的富貴了。還有什麼貪頭呢？」

「不是還有巡閱使，還有大總統做嗎？——你說，你的丈夫怎樣？」

「他的爸爸信裏說：新城的軍隊奉了督軍的密令，調到省城去鎮守，先發了雙關餉，今天上午開差，叫我到車站等着拿餉呢！」

「你的丈夫不一定開差吧？可憐！……」

「一定的，奉了軍令。」

「餉銀？這也許是你不重要的數目。」

「不重要？我的滿仔和這個孩子還沒有夾衣，已經秋天來了，吃的米，半個月便沒有了；借了人家的錢米如何不要償還的？」

「啊唷！鐵橋就要轟裂了；軍車全要破壞了；你的丈夫便要葬身長河了；你不但領不到餉錢，你連夫妻會面的機會也沒有了。假如你不相信，你試看青叢草堆裏面埋着的是什麼？你試猜我皮袋裏面裝的是什麼，總會恍然明了，總會痛哭吧！」碧華心裏想着，却沒有勇氣向她說出，伸手到袋裏摸摸，想接濟她一點，却只剩下她自己的必需費了；她想叫醒她避開晚邊鐵橋的恐怖，又只好停住了口，心腸略略一梗，微微替她歎氣：

「呵，可憐的婦人！」

「火車叫着來了，先生，少陪，我還要上前面車站去呢。」

「快走！快走！」

繁星在天，正是五點五十分，新城的火車嗚嗚地猛獸般咆哮着排一列長蛇陣過來，剛到鐵橋邊，忽地一聲轟然；轟然之後依舊蝦蟆啾叫，四野蒼然！

第二天新城快報的消息，緊急新聞第一欄，用莊嚴可愛的文字題着：省垣革命已爆發矣！革軍於七夕五小時內，將全城完全佔領。同晚，新城援軍第十九旅全隊專車出發赴援，在長河鐵橋，驟遇轟炸，鐵橋全部炸毀；軍車內藏炮彈火藥，一齊炸發，斃兵無數，鐵橋附近房屋，悉被轟毀。死中年婦人，小孩，及喬裝鄉民的女青年數人，血漬慘然！並在喬裝的女人衣內，搜出一紅色證片是：

「中華青年革命黨萬歲！」

## 炸(二)

只要將描準了的大礮輕輕一扭，那D城的軍藥庫立刻便得被射擊而炸裂起來，附近五英里的房屋和人民都要化爲血灑的平地。

礮手是柏林陸軍大學專習礮科的何彬若君，他的愛人白琳正在D城的女子師範念書，女師的校址恰好離軍藥庫不到半里。

兩天前革命軍的前鋒還在隔D城百多里的馬頭鎮呢，誰也不料革命軍的發展竟這樣驚人的快，那些太太小姐們都沒有逃出D城，白琳也被圍城中。

記得革命軍剛剛出發的時候，他接到琳的一封信，她說：革命軍果真

出發了嗎？你已經獻身於革命事業了嗎？呵，親愛的，我聽了這個訊息，高興得什麼似的，連晚飯都沒有吃了。我盼望你們一天便打到D城呢，明知這是幻想。萬一你受了傷，不要緊呵，不是有我來看護你嗎？啲，我真要跳起來了，一想到革命軍打倒D城我們親密地擁抱着的時候……：……辛苦了兩個多月，轉戰了一千多里，犧牲掉三萬多的武裝同志，傷的更不知多少了，彬若竟得無恙，而且已經打到D城了，不幸他的琳却圍在城中。只要描準了的大礮輕輕一扭，什麼幸福的幻想都化作如雲如烟。

現在只候着礮兵司令下開礮的命令。

勇悍英雄的彬若，也免不了暗暗掉下幾點兒女淚來，在袋子裏掏出一

塊手巾——

「唔，這是，」看到手巾，彬若又呆着了，立刻他的心思又飛入了玄境：那是去年春天沈醉的一個晚上，他坐在靜悄的房子裏看書——「你猜是誰啦？忽然一塊手巾蒙着他的臉。雖然他的琳裝做男性的音調，但她那溫柔而嬌美的聲波，怎樣也不會在她的情人面前掩飾得來。」

「你又淘氣了！」他無意的笑着說，一手去挪開手巾。

「好，我永不向你淘氣了！我永遠不向你淘氣了！」她很憤氣的重重地踏着地板向外面走。

「哦，誰又有意說你了，我的好人……」

「不許你再說下去，那般不怕羞的話，」她回過頭來微微一笑：「你

看我這條繡給你的手巾好不好？」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

「唔！我不會將描準的機關轉動一下嗎？」只要描準稍稍向上移動，大礮的射擊便偏向軍藥庫的東北去，永遠不會有擴大的炸裂，保全了這五英里以內的房屋人民，保全了他的琳。

「但是，不，決不！」他一轉想：「也許爲了這一著之錯，城裏的軍藥庫得了安全，敵人反過來向我們進攻，甚至將我們打敗，把這一線曙光的革命勢力消滅掉了，黑暗的勢力仍舊很緊的壓迫在可憐的無數同胞身上！我那能這樣做，雖說這樣去做，誰也不會發現我心頭的祕密。」



「可是，我那心痛心愛的琳喲！」

時間是不會候人的，礮兵司令在觀望台上將旗一揮，彬若緊咬着牙，手顫慄地將大礮的放射機關一扭，轟然一聲，一陣陣的黑烟迷漫了空際，只見見D城的軍藥庫及其附近在黑烟裏冒出火光來。礮兵司令走下觀望台來，欣然握着他的手：

「彬若，慶祝你革命的成功！」全隊礮兵都站起來向他致敬，呼喊  
着：「何彬若先生萬歲！」「革命成功萬歲！」

他望着他們只有慘然的苦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421B

(148)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十月四版

### 西冷橋畔

實價四角五分

編者

胡雲翼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協記印刷局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重慶 武漢 南平  
廣州 廈門 昆明 貴陽 溫州 長沙

北新書局

